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甲寅盡九月二十一

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寶以舟船下海至東海縣僞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降

劉寶爲鎮江駐劄都統制李寶爲遊奕軍統領官後辟爲後軍統制楊存中知寶與劉寶不相協特令離軍發赴行在授不釐務路分都監百餘日除帶御器械又百餘日除知黄州未行邊報金人舉兵乃授寶

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海至東海
僞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那榮京東人也在北界以
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敞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大宋
軍馬已到將安歸遂以縣降寶載敞於海船同下海
令敞之子禹挈家住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國主亮殺諫議大夫韓汝嘉舉兵南寇
改作向
金國主亮欲舉兵韓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講和
亮不從曰爾與宋朝爲游說邪賜汝嘉死遂起兵
劉錡軍於揚州

劉錡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揚州置司
遺史曰劉錡以制置使往揚州錡曰軍禮久不講人皆
不知軍禮乃建大將軍旗鼓而行軍容整肅旗幟鮮
明自靖康初李綱解圍太原出國門日常行此禮江
浙所未見也觀者悚然惴恐時錡方病不能乘馬遂
用皮穿竹爲輿雇游手人肩之鎮江城中香煙如雲
霧觀者擁溢錡嘗謂諸將佐曰此舉皆令汝輩建節
取重陽日到京師犒設州官於江皋送之錡舉袖揖
之曰不暇茶湯且欲速行諸公有墳墓在西北者宜
備行計具拜掃之禮相繼而來小人傳其語爲實然

遂軍於揚州

十七日丁巳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

二十三日癸亥張燾落致仕起知建康府

金人敗盟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遂落張燾致仕起知建康府

二十六日丙寅出戍官兵債負除放

奉聖旨應出戍官兵係分劈請給在家訪聞軍將積欠回易官私債負依舊剋除取索深慮贍養不給可令逐軍遵依已降指揮日下盡行除放如依前債戾重賞典憲

二十八日戊辰魏勝特授武經郎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

淮東運使楊抗申到探報

先是金人兵馬首犯改作入川界而我中原忠義之士探報繼至九月上旬淮東運使楊抗據進士李坤韓先帖子報云魯校尉太倉催御米走馬人至言咸平府五月一日起東京初八日起廣甯府十三日起義綿州十五日起共三箇萬戶不滿三萬人中間一箇萬戶山後九州一萬一千人分作十五箇千人漢軍共五萬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一日大河以北請器甲

今爲北邊事務重未見所往待北邊上走馬人來方
敢具報近北邊反了三千戶是奚契丹及新簽漢軍
唯北京一處二萬戶來到松亭關圍燕子城了一萬
副甲知北邊或退方敢南行若北邊不退未敢南行
坤初十日起中秋行到南京凡我指揮一一分明示
來人向北非細走馬北向去人二百三十餘道未見
端的一匹馬回又韓先探報來云七月三日新差右
丞爲元帥宣到諸路節度使幷總管十五日御宴十
六日差除下項司徒燕人遷右丞相右丞相張浩遷
太傅尚書令孫嶺北東京人冀州節度使崇進某人遷御史
大夫是駙馬南京統軍金紫某人充西蜀道行營都統
軍是駙馬平陽府總管金紫張彥忠排行第七關西人元是本朝人後來
發過去充西蜀道行營副統軍太原府總管銀青劉某
充漢南道行營副統軍女婿眞吏部尚書榮祿白某遷
副樞密院開封府同知奉國軍某遷兵部尚書嶺北
東京留守同知奉國軍張某保州節度使戶部尚書
通議大夫開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日郎主駕
郎主謂完顏亮在汝州界叛了護衛契丹軍約三百餘人往
西京永安軍山內住泊差河南府駐劄千戶去收又
七月六日馬行街郎主指揮斬了南京兵馬副都某人

爲殺漢良奴婢刪此六字并棄職走往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馬四百餘匹根刷諸路應私驟馬除左丞相得留六匹及五品以上許留一匹外餘大小職官并百姓不許收養如隱漏馬該死驟馬要往滑州駝衣甲等用關西河東兩處自來元簽軍今取六月十八日起發往滕陽軍兗州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要到後來未知去向端的七月十八日回程離汴京至七月二十一日知得刼了徐州係自東差去水手約一千餘人其刼了徐州頭首某人御往梁山濼七月二十六日回程到虹縣見走馬金牌到縣得郎主指揮將叛了

莊民便行殺戮及撫恤其後民戶云耐辛苦一兩日般運糧草南去

傳到金人詔

僞詔曰朕在位恢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羣寇越擾邊民叛逆入於南宋況兩朝之民舊屬宋處自來狠子野心始曲宋私來我朝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羣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奸吏妄說游辭撰造異端而無厭怠貪婪榮身鬬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

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往宋以決顛末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故茲詔示

敗盟記曰戎狄天性妄誕故逆（刪戎狄至此八字改作金）亮不羞（改作好）爲大言當爲岐王時作竹詩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不記題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渾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又過汝州題詩曰門掩黃昏染碧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此詔與

詩意豈相違哉蓋妄爲此詔誇耀吾人（改作中華）聲言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九月下旬回國豈不誕哉是詔乃七月閒韓汝嘉到涇州以後作且如七月初至九月終計是九十日矣中國至西夏幷數百萬衆豈九十程可往回而畢耶然則五萬兵非吸風茹雨之士速降夏國非騰雲插翅之人可見誇飾自速死亡兆於是矣

九月十一日庚辰吳拱爲鄂州駐劄御軍都統制

吳拱玠之子也爲鄂州都統制以代田師中已卯到鄂州庚辰交都統制職事漸發諸軍往襄陽癸未諸

軍發絕是時左軍統制郝晸爲京西安撫使亦起發
拱承朝廷指揮襄陽儻或有變吳拱不能自保則令
退守荆渚拱具劄子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
荆州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游
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資撤其藩籬況襄陽依山
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
門戶則荆州果得高枕而卧乎朝廷必欲守襄陽爲
一道固圍之計非三萬軍馬不可保守若欲保守荆
州自合將襄陽爲扞中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
得措置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閒探
遺史曰吳拱言襄陽形勢則盡之矣不敢以其人而
廢其言若夫保守之方則甚爲垂疏所謂修置小寨
者其意在於退守萬山而棄城不守也保護禦敵者
其意在於闔關自固不出兵以接戰也拱到襄陽首
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若屯大軍不可以時安息師徒
勞役衆口藉藉道路駭聞

劉錡自揚州進軍

劉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宣押醫官孟某赴揚
州醫治錡曰錡本無病蓋緣國家邊事如此至今猶
未決用兵俟狄人侵犯此四字改作敵先發然後使删此字當之

既失制狄改作人之機何以善後後發受制於人錡憂此不忘是以病也譚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謹察動靜不可落其奸便錡襲然而起具奏回報即建大將旗鼓而進兵每日進發一軍時錡實病不能食唯以蘿蔔下白粥而已軍行整肅錡亦頗能得將帥之體有鄉兵統領路次迎參錡皆不顧

遣史曰淮南路轉送副使楊抗奏臣伏覩閤門宣贊舍人兩淮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浙東西路制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

汜志節不苟忠義持心篤信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汜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今保舉堪充將帥任使有旨劉汜與轉武畧郎依舊兼閤門宣贊舍人令三省樞密院籤記汜錫之子錡之姪也

十八日丁亥吳璘遣將官彭青刦鳳翔府鳳州渭河南寶鷄縣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俊克泗州

夏俊在盱眙軍幹買北物見完顏亮敗盟有侵犯改作南攻之意遂謀欲占泗州有武功大夫張政者自軍中揀下作揚州指使任滿居盱眙俊與政議其事政聚

眾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軍周宗退保在天長至是俊等謀定備船夜渡五更渡淮先占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順大宋俊曰大宋人馬取泗州幷不殺人各安心轉至城東下觀汴河有空船俊政等遣西城百姓取船得六十餘拖僞知泗州蒲察徒穆改作富察圖穆率其下二三十騎棄東城遁走俊等入東城撫定遣百姓渡淮遣人報制置使劉錡到天長得報幷有金人解赴軍前者錡皆不問令俊權泗州泗州有銀一千五百錠絹五百匹錡遣其姪汜取銀絹餘不盡者俊與其眾分有之

盱眙軍報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樞密院使臣夏俊部領義兵併力殺退北軍已復占泗州西城別有措置收復東城至二十四日天曉西城老小盡皆渡過南岸續據俊使王文報東城安撫蒲察徒穆刪此四字同知大周仁與夏俊在城荅語東城盡倒旗槍又據淮北稍工嚴國到軍稱東城百姓官吏皆歸順本朝有蒲察徒穆改作富察圖穆與大周仁逃竄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見行載前來南岸已申中軍劉統制措置人馬過淮彈壓

劉蘊古特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

劉蘊古在北界提盞販賣釵朶者往來於壽春權場與南客語則曰願歸朝言南北利害若大宋舉兵則恢復舊疆直不難耳南客漸能識姓名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蘊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已獲兩解不得一第遂有歸正之意若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至行在初授蘊古右迪功郎爲浙西安撫司准備差遣吳山有伍員祠在錢塘闔閭之中蘊古先別置廟牌易去舊牌牌上題刻具位姓名合市人皆驚曰舊牌工緻新牌遠甚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窺見其意曰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苟圖錢帛而已若劉蘊古者眞奸細也或問其故仲昌曰榜其姓名於吳山廟牌蓋欲使踵來閒探者知其已到耳

權知光化軍張超與金人戰於光化軍城中金人退走

張超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將官也都統吳拱令權知光化軍將帶巡捕孔斌擺鋪周明將司曹通教頭楊輝旗頭李成引戰劉進管隊商進直頭賀忠長行曾晟李全鄧高尙青融德蘇進等凡二十四人以癸巳淩晨入城方坐於廳事交割郡事閒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乃金人七百騎夜宿於三十里地超急開

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槍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擡桌
之屬堵巷路口趙分其衆作數項闌截鏖戰久之於
是百姓皆出門渡漢江而城中戰猶未休金人自謂
不能當乃聚衆數十人指一官軍攢箭射之官軍身
負箭皆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之死者亦數十
人方稍退去光化之役荆襄第一戰也頗增戰士之
氣奏功於朝各人得轉二官資皆給公據而已告身
竟不下人皆爲不平

二十五日甲午吳璘收復秦州

吳璘遣統領劉海等領兵掩殺賊衆退走入城尋分

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已打破
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賊兵活人（删此四字）金人蕭安
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乞求閙（改作哩）克（改作齊）將官奉信
校尉寶登金人大郎君二郎君防禦判官李旺王信
王主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及捉到賊兵（删此二字）活
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寇（改作攻）信陽軍

成閔以中軍統制趙撙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發鄂
州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陽軍以金兵來告撙曰信
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遊奕統制宋

奕居德安自將所部馳赴之虜改作金騎徑去侵改作攻
光州
吳璘收復隴州方山源
吳璘申金賊刪此字都統合喜孛堇改作喀齊喀貝勒張金紫
追集陝西諸路僞兵於隴州方山源秦州鳳翔府等
處屯駐意欲分兵前來侵犯刪此二字尋遣差右軍第二
正將彭青副將强英左軍第二副將張德等將帶軍
馬前去措置收復去後今據逐官申於九月二十五
日到方山源差人說諭招撫其本原改作親從賊刪此字兵
堅守不從於二十六日青親擁官兵向前自卯攻打
僞中官兵分番前來戰敵約十五陣青等告諭官兵
一擁齊入至巳時攻城破方山源其賊改作金人敗走捉
獲活人當陣斬到首級奪到鞍馬莫知其數
二十七日丙申吳璘收復洮州
吳璘申遣差將官曹泳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復洮州
及管下冷丁堡通岷堡招撫到洮州同知招武大將
軍奧屯蟬只改作鄂通徹辰一行官兵老小撫定軍兵依舊
安業又據將官張德申九月三十日攻打破隴州與
賊改作金兵巷戰殺死賊改作金兵未知其數捉到活人
奪下鞍馬有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

撫不下遂用火燒燬及將本州倉場所裝金賊改作營
糧草百萬餘盡行燒燬外有歸降兵說諭撫定了當
的是獲捷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校勘記

甲寅下海至東海縣脫縣字　係分擘請給在家擘誤作劈

義錦州十五日起錦誤作綿　分作十五箇千戶戶誤作人　凡有指揮有誤作我　小注係嶺北東京人係誤作孫　張中彥誤作彥忠　況兩地之民地誤作朝　又以探報倉卒倉誤作鞏　設若侵據以爲巢穴脫侵據二字　然後使錡當之脫錡字　與夏俊在城答話話誤作語　身負箭戰脫戰字　信王誤作王信　李准提誤作淮提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虜改作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改作入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中原百姓見爲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未還豈肯從賊改作敵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

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眞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人等暴露日久無不懷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別事新君可圖子孫久久之利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小寨首領能立功自效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幷諸國良民見爲奴婢者並放令逐便內有自擒獲本主歸順者卽以本主官爵田宅推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推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

不分別而能立功效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虜掠財物及婦女人等事平後放免稅租十年一應干虜（改作金）人殘虐科須等事如簽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騾馬掠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騷擾幷行除放一酷淫之刑如滅族剝皮油煎鋸解鉤脊之類深可痛心一切除去右件中原官吏軍民及諸國人等各懷忠憤改慮易圖克建功名共享安泰故茲榜示知悉

約束沿邊州縣官不得差出

臣僚上言臣竊謂沿邊諸郡正在守倅等官協心相

與措置共濟國事今來邊郡官員率懇監司別有名
目差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飭諸司
招諭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人等
久爲金虜改作人暴虐役使科斂或爲奴婢已無生意
又言指吾舊疆百姓爲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
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諸道並進以救
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
金帛以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原帶官職
更不勾減其能以地土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
外凡府庫所存盡以給賜朝廷所留惟器甲文書糧
草而已如女眞渤海契丹漢兒應諸國人能歸順本
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
昨被發歸國者蓋爲奸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事
並許來歸當優加官爵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皦
日
立賞格指揮
三省樞密院勘會諸軍官兵遇敵能戮力破賊改作自效
立到功效改作績從主帥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外
有接納到歸附歸正人今立賞格下項一接納到五

百人並渤海漢兒萬戶補武翼郎若接納到五百人
即與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
百人長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
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
到一百人以上補承信郎五十人補進武校尉三十
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五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五
人以下補進勇副尉一接納到簽發南軍萬戶補保
義郎若接納到萬戶同賞若接納到一千人以上累
賞千戶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
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三百戶補進武
校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
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進義尉若接納
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百人
以上累賞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下班祗應五
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三十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
尉一女眞契丹渤海漢兒并簽發南軍等如自能前
來歸正歸付並優與補官爵內已有官人於元官上優加
陞轉仍與不次擢用一歸附歸正人並不得輒有傷害
及掠奪財物如違將犯人依軍法施行
賜統兵大帥詔

朕列屯禁旅控扼邊陲雖分道置使總領其事至於緩急之際相爲犄角要如手足之捍頭目有不待索而自至者勢當然也卿等受制閫之寄臨破敵之機營壁相望當若一身倉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復之功以底中興之業犒勞行賞咸不汝遺將來成功當一例推恩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吳璘克蘭州

吳璘申朝廷云西和州床川知寨張彥忠等申招收到北界熙河蘭州千戶王宏同招撫部押軍馬魯孝忠等率蘭州軍民投拜其僞官尚恃不肯投拜宏等領官兵鬬敵於九月二十九日將本州僞守女眞安達大將軍蘭州刺史溫敦改作嗢都烏也改作烏頁等酋首刪此二字殺戮收復蘭州了當幷存恤一行軍民訖

三十日巳亥吳璘克隴州

吳璘遣潘青張德攻打隴州巳亥入之與金人巷戰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用火燒燬及燒州倉草場糧草盡被燒毀有歸降者撫定敕賜吳璘

朕爲神州赤縣皆祖宗故地以陷異域踰三十年而猾虜改作敵情無厭復出爲惡茲用分命虎臣數道並進

憤焉未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忘已除卿陝
西河東招討使制書到日卿可量彼已之勢審動靜
之宜即提銳兵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漢之
都會所過城邑拊摩勞來誠爾軍士毋殺人毋踐稼
毋掠婦女毋焚室廬使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副弔
民伐罪之旨昔漢光武遣馮異征關中云今之征伐
非可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於光武遠有
慙德而卿之才烈豈直可比馮異而已哉勉行此言
副我諄囑至於臨敵愼重見可而進信賞必罰恩結
士伍是皆所期於卿者也舍爵策勳朕無所吝乃眷
西顧實勤我心

十月庚子朔劉錡諸軍會於盱眙軍

劉錡會諸軍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轉運楊杭爲
隨軍轉運亦在軍中

四日癸卯吳璘除陝西河東各路招討使劉錡除京畿
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除京西路河北西
路招討使

魏勝知海州

夏俊知泗州

湖北京西宣諭使汪徹論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便擾

民

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奏劄子曰臣伏見成閔一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原降指揮所至州縣批支錢糧其錢於經總制錢內支其米於常平義倉內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擾科於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陛下聖諭經由成閔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事有無欺弊乃聞縣道經總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管官通判廳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糧多是逐急催促人戶今年折帛錢借兌支遣或於人戶以等高下敷借應副臣嘗契勘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批支豈容停滯若不從權慮致敗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不肯認其數督迫不已又誅求於民所敷借人戶錢既不以經總制錢支還則是橫斂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經總制官司將今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所有借過人戶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本名諸色官物卻依舊於經總制錢豁破如此則元降指揮不爲虛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睿旨付有司施行從之

李顯忠及金人相遇於正陽西金人退去

池州駐劄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淮西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到謝步會探者報曰金人自正陽渡淮矣顯忠曰到廬州歇泊定若金人犯（改作入）境當收拾些首級而回甚善參議官劉光輔曰不然若欲尋戰功而歸豈可倒卻宜占形勢之地劄定寨腳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此山林深可以設伏兵於林中俄報金人已渡正陽者顯忠率諸統制各帶精銳心腹數十人共百餘騎前往巡綽果遇金人三百餘騎各張陣勢相望良久

金人有百餘騎轉山取路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統制邀截獲數人而還顯忠亦失黃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合大軍矣顯忠問所獲金人主將爲誰曰郭副留韓將軍也郭副留者藥師之子韓將軍者常之子也皆爲萬戶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齎小使臣空名官告付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輔及統制受之

詔親征

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

猶汚改作外於腥羶改版圖銜恨匍窮待時而動未免屈
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改作敵情之無厭曾
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
於華夷改作閭閻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
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
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
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厥醜改作其黨聚類驅吾
善良胡改作敵氛寢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
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今三紀
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
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狄改作敵之規詔旨
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
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
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陵之恥各肩
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言其詔文詔既
降始知久已製成但未降前不當漏於外耳又先期
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
降出頒行矣

吳璘李顯忠獎諭詔

敕吳璘等所奏首先破賊改作敵大獲勝捷事具悉朕
屈已講和以安黎元點虜貪惏無復天理刪此八字改作北人
肆其凶焰犯我邊陲卿忠義奮揚肅將天討翦
厥醜類改作其羽翼摧其奸鋒改作彼鋒銛捷書報聞良深嘉
尚想師行於枕上而虜改作敵在目中勉爾功名副朕
所倚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劉錡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
等諸路書
大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西江東西制置使劉錡

慶遠軍節度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京湖制置使
成閔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
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河朔等道官吏軍兵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
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攄一切之誠
用諗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
光方啓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改作念
茲女眞之微改作強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
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宮北狩訖
羅胡改作北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改作兩京之日

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
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甯
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嘉兵不祥靡辭屈
已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虜改作性狃
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
翦爲異類改作域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改作用其人民輒坐
張於幾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
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漢淮之地九州四海聞之
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膺
齊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廬改作先朝之
穢孽改作愧憤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改作禍在天使
之委身而送死人自爲戰改作得人曰衆誓不與賊改作敵以
俱生帝座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
軍興侍衞之師李四庸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
潁壽騎師擣崤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兵多堅鋒
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
百年之信誓封疆迴隔頓違兩地之郵音願敦繼好
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齊趙俊才抱節
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

忠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
或據郡以迎鋒或聚徒而特起乘茲破竹之勢立爾
前茅之勳侯王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
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
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

收復陷沒州縣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國家以金人不道棄信渝盟
遂至興師本非得已爾指揮諸將所至先問百姓疾
苦除以官庫給散將士外不得燒毀屋舍殺戮平民
刦奪資財虜掠婦女其應干非法科斂役使殘酷不
便事件害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見作奴婢之人並與
釋放如豪傑忠義之士能據一縣迎降者卽與知縣
以州迎降者與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撫使其集
合義兵自效者並優補官爵別加任使爲女眞奴婢
能擒殺其本主者便與本主在身官職仍以本戶田
宅錢物盡行給賜

五日甲辰陳桷差兼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
使司隨軍轉運使李植差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司
隨軍轉運副使

詔修故少保岳飛廟

先是岳飛被秦檜陷害死於獄中軍民痛爲立廟至
是金人犯邊連年大舉上思曰岳飛如在金人豈敢
至此下令卽修廟宇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二終

一應於虜人殘虐科須等事 於誤作干 卽與接納到萬戶
同賞 卽與二字誤作若 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 脫一字
一淫酷之刑 淫酷誤作酷淫 撫漢唐之都會 漢唐誤作唐漢 楊抗
誤作楊杭 惟恐科擾於民 科擾誤作擾科 因訪聞所支錢糧州
司州司二字誤作事 得北山深林 誤作山林深 詔旨一頒 一誤
作未 想師行於枕上而虜在我目中 枕一作几 已指
揮諸將 已誤作爾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三

起紹興三十年十月六日乙巳盡八日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撫使吳璘大散關捷報至

吳璘捷報九月五日金虜改作兵自鳳翔大散關入本界三十里犯改作圍黃牛堡旬餘不退十八日遣將官彭清直至寶溪渭河夜刦橋頭大寨獲捷上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今賀天申節使人王全上殿口陳虜改作金主之語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以東淮以南土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

用兵朕謂和好既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
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既歸又求遣反復詭詐而爲釁
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爲打圍謀爲深入朕不免
嚴兵備且戒飭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犯改作攻
蜀無名之舉果爲戎首改作開釁端事之曲直甯不判然
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況弒殺君親誅戮殘忍
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爲刪天地至此十二字神怒人怨
滅亡無日令三道出師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
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
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醲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
算協以眾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恥宰臣陳
伯康等奏曰臣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日丁未金人立葛王裒於遼陽府
神麓記曰亮初刷國中女眞五國烏熟改作烏舍鐵黎改作鐵驪
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弓箭刀槍軍須
餱糧車牛奴婢自遙遠來沿邊道途艱辛不肯前行
皆共謀曰皇帝無道遠犯改作攻南朝未知勝負難以
歸國我等豈能就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從此就近徑
往遼陽東路東京與渤海酋改作羣豪冊立酋守葛王
爲主何如眾云亦是太祖武元之孫有何不可於是

歲十月閒入東京留守衞求見大王王纔出廳盡呼萬歲冊卽帝位遷之中都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高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甯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匡救輒敢行簒弒自儐竊以來昏虐茲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簒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簒位初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潞國王阿魯中京留守胡里改作和勃博判宗朝胡里改作呼嚕加宰相胡沙改作和碩霍王胡東改作罕都鄆王神徒馬改作實美蔡王烏也改作烏頁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改作愛紳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改作愛紳並兄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幹古剌改作翁鄂囉並宗室海州剌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改作薩哈累建功勳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搆遙沒改作雅穆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並其子御史大夫沙只改作薩勒扎並子孫三

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孛急（改作博濟）弟兄子孫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毛里（改作瑪勒）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幷子任王喂阿（改作威赫）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改作魯格）烏（改作係）曹國王親姨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蒲馬甲爲是親弟自懷疑懼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長子韓王臨民親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盡行追奪一會甯府係太祖興王之地所建宮殿無故折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足仍折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蓋幷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卻將乳母併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聘禮不闕頓違信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幷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卻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彫弊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嬸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姨妹姑姪幷（一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烝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幷以無罪橫遭殺戮一嫡母

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戕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度使母妻弟幷太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幷子及韓國夫人幷兒婦孫婦等幷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幷加族誅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稔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眾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眾日來赴愬再三敦請不謀同辭咸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

遜至於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之社稷深懼乏祀特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眚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爲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一昨來簽軍著軍人其閒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錢私債及典雇兄弟子孫妻女姨妹或父母自行典雇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問新舊盡行放免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夫匠盡行放

免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因簽差南征遂致叛反赦書到日幷許經至附近官司投首幷許原免依舊復業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間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內外官員百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女子孫驅奴並左右隣人一例驅奴令來自可憐卹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刷會勘驗端的發遣本處依舊團聚住坐所有正係作過人等若從與軍人鬬敵陣亡虜了家眷驅奴不在與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自新來投首除親屬外付本國人團聚將到驅奴准已收虜爲定一據逃軍離背軍帥主幷避役夫匠或犯罪

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處幷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與免本罪安坐更不懲斷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據亡命山澤聚爲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陳首與免本罪分付原籍收管如係據頭領能勸率徒衆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別加旌賞一據自撫定以來不論如何斷訖流移在他所人等並放還鄉一據自來除名開落官吏如不犯正枉法贓並眞盜並與改正量才收用一據自逃亡死絕戶名下所著大小差發並租稅限赦書到並行除放一據五岳

四瀆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一據諸處暴露骨骸無人收葬者並委所在官司如法埋瘞一應合改正徵收追究事件並准制條施行於戲以寬而眾可御政希堯舜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及湯王之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襄贊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者施行

張棣正隆事迹曰袁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之從弟袁字彥舉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忽辣馬即位後改名雍

又曰十月完顏袁立於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蕭荼剌（改作蕭喇）帶牌持赦撫定州縣燕地郡邑指揮而下及燕山權留守拒而不從來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器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關西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下告懼而拜命立遣子器允升允迪率甲騎數萬人遷燕山守臣完顏宗憲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仗迎袁於小東門袁服便衣而入焉越數日下詔以告天子

內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參知政事敬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英於汴左相張浩輩不從乃止哀遷燕山貶嗣暉爲庶人遣謚亶爲閔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謚武宗皇帝父宗輔爲睿宗哀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李氏爲欽慈皇太后封亮爲海陵郡王謚曰煬改葬衷晉語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踐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父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除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出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附太廟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嘗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增將士賞典詔敕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服迨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弄兵致爾將士軍卒遂勤征役暴露風霜失仰事俯

育之樂朕甚憫之自膺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既成未底甯息征戍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又或失於稽緩令敕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格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弊以助錫與一敕副元帥仰於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戲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卻敵禦侮以息民生永底平泰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及子孫豈不韙與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尚書省頒降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衰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修允恭爲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璟爲太孫璟嘗奏表於衰曰臣聞南宋久爲敵怨嘗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蹟惟宜燔毀如洛陽宋之邱陵何必常遣衞護若二處廢則杜絕殘宋之望謂如每遣奉使入宋國朝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者乞加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示大臣北虜官（删此三字）鎮國上將軍左司郎中粘割沒雅（改作鈕祜祿穆雅）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內安百姓外和隣敵內外既安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富民安四方綏靜雖湯禹之德無踰焉臣

愚不知忌諱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
神機英武非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敦
厚之士副佐聰明如近奏南宋事臣未敢奉詔南宋
流播江外三十餘年無不宵旰嘗膽伺我之隙如南
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邱陵二者乃宋人寢
興望想之所宜加修繕以塞宋人之望況自撫定以
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
而恐廢邱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
使人藉辭激眾崴貢失時以勞聖慮加兵必矣費用
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國內生靈墮於塗炭豈可
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
復蹈前轍安危之係未可知於今日之計莫若內安
民外和好陰爲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饑饉乘其盜賊
謹修邊備養威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
指揮選於南京考射閱習然朝射片時勝負臣下希
賞爲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修文德
仰佐聖明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
宗廟萬世之利奉上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粘割
沒雅改作鈕祜祿穆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一官也
西夏回劉錡等檄書

西夏國告檄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撫成侯招討吳
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切以恩宣大國
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醜虜改作金人無厭
敢叛改作敗盟而失信驕戎改作亮爲不道忘稱好以和親
始緣女眞輒興殘賊窺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
之光將士銜寃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二十餘載怙
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爲於春秋之所
共貶蓋總辮縵纓之眾無閱書隆禮之風刪皆犬至此二十八
字唯務貪殘改作爭恣行暴虐吞侵諸國建號大金屈
隣壤以稱藩率華民而貢賦驅役生靈而恬不知恤
殺伐臣庶而自謂無傷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待文王而既作咸興曰盍歸乎來刪雖夷至此二十六字
當中興恢復之期乃上帝悔禍之日九重巡幸昔聞
太王之居邠改作屢遷大駕親征今見漢宣之卻狄改作復作
詔須天下撫慰民心未聞用夏而變夷第見興王而
黜霸刪未聞至此十四字改作爰應順以興師冀乘時而靖亂其誰與敵將爲不
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改作相機而後動其或恣
睢猖獗抗衡王師願洗滌於妖氛庶蕩除於巢穴勿
令穢孽重更蕃滋雖螻蟻之何殊亦寇讐之可殺刪勿
令至此二十字廟堂禦侮看首係於單于帷幄談兵復薄伐

於獵狁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則會賜
姓至我宋乃又稱臣頃因巨猾之憑陵遂阻輸將而
納款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葱嶺山長不得貢琛
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
斬將搴旗之際顧惟雄賊刪此二字來寇改作踐吾疆始長
驅急騎以爭先終救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遁
敗衄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
如管仲則國人無左衽之憂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
長城之倚刪期君至此二十六字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
減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尚父力同翦滅無與聯和將
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其棄甲曳兵而走孤敢不
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天子
之氣八荒朝貢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清再
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伻聞勘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
言不盡意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校勘記

起紹興三十一年脫一字　直至寶雞渭河雞誤作溪　昏虐滋甚滋誤作茲　留守判宗胡里加判宗誤作判宗朝　計搆遙沒以白礬書假信遙沒一作造設信誤作言　臨民清正清誤作親　忠良贊襄誤作襄贊　下詔以告天下誤作天子　徐煽姧黨徐誤作除　仍出內帑金幣幣誤作弊　安享富貴享誤作業　預選於南京脫預字　檄告大宋元帥檄告誤作告檄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盡十六日乙卯

劉錡與金人相持於淮陰

劉錡自盱眙軍進兵聞金人將自清河口劉汜於盱眙錡以乙巳到淮陰聞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丙午命淮陰縣尉夏彬以輕舟載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清河口至大清河口遠探動息而願去者四百餘人錡止以二百人行回報自小清河口聞有人

聲喧騰幾三十里又大清河口內亦有船上人聲不
下數百隻錡厲聲叱之曰吾所聞不如此若不實盡
該斬其眾有縮頭稍退去者彬獨進曰遠不過一
晝夜如金人無動靜願甘軍法如果然乞請犒賞錡
然之丁未金人以鐵騎列於淮之北望之如長山錡
方信彬所探爲實一行人各轉兩資

九月戊申樞密院契丹通好榜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契丹與我爲二百年兄弟之國頃緣
奸臣誤國招致女眞彼此皆被其毒朕既移蹕江南
而遼亦遠居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虜
此二字改作彼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
豪傑忠義之士亦協力乘勢宜殲厥渠魁報耶律之
深讐將來事定通好如初各宜知悉

又續榜措置招諭事件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今續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渤海奚
契丹諸國與我本朝初無讐隙止緣女眞不道赴以
兵威簽卒從軍不能自脫今朕親行討伐本爲完顏
一族倉卒之間恐難分彼此本榜到日如能束身來

歸或擒殺酋首改作其帥自效者除依格給賞外雖管軍節鉞朕亦不惜一女眞與我中國雖爲不共戴天之讐然念國人刼於兵威各爲其主今完顏亮弑君殺母屠兄戮弟暴興工役殘虐生民自古及今無此凶逆爾等各有知識如見此榜文能翻然改悔束身來降者從前過愆一切不問仍優加爵賞右出榜曉諭各宜知悉

金人寇改作攻廬州建康都統王權領軍遁走

虜人犯此三字改作金攻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走出城

十日己酉池州駐劄李顯忠奏正陽捷報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奏於十月初三日探事番賊改作金兵於安豐軍正陽對岸過淮與信陽軍巡綽探事將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統制孔福韋永壽劉彪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淮江東措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於十月初四日辰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見番賊此二字改作金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統押五千餘衆福等督率軍馬與賊改作之血戰掩擊賊改作其衆敗去其賊此二字改作隨再遣生兵

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鼓勇將士與賊改作之鏖戰移時連併三陣其賊改作北軍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淮河不計數目出榜曉諭

知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

知均州武翼郎武鉅報捷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義歸朝人巡檢眥朝杜海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殺到金人首級幷捉到活人二百餘人

汪澈奏舉知荊門軍姚岳轉官再任

遺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陝西陷沒岳避地入蜀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册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不及此遂珍藏之張浚失陝右欲收係陝右士大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及類省試亦如此唯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二十餘人皆過省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以身姓岳母姓姚一見姚岳大喜遂辟爲屬官及飛被罪改作害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論鄙之累官知荊門軍籍民兵置一色衣衫一等槍仗新鮮旗幟聚民兵在教場習喏聲令齊一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到荊門軍岳令民兵迎接擺列於原野中澈見衣衫槍旗如法已喜俄聲喏齊一

而不講澈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陽還諸道荆門軍
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累累遮道不絕
皆言知軍姚岳爲政不擾並無追呼治道有術外戶
不閉他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爲編戶荆門正控扼之
境内以姚知軍爲命或一日别有差除則來居之民
必散强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探聽誠如其言郡守中
亦不易得也有旨姚岳特轉一官候任滿令再任
十一日庚戌淮東西軍馬文字不通
劉錡在淮東王權在淮西流星遞文字日往來不斷
庚戌淮西文字不通金人深入淮西也錡在淮陰就
遣盱眙軍屯駐兵官員琦劉汜往招信以來體探至
招信縣界聞金人捉路不可行而回遂往淮陰合劉
錡軍
廬州安撫龔濤棄城走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
都監楊椿權州事
金人犯改作攻廬州當夜四更安撫龔濤請都監楊椿
權州棄城遁走
新差淮南運判莫濛降一官放罷
遺史曰莫濛字子蒙湖州人也試中刑法而實不知
法意陽爲長厚陰爲險刻有五子父子更相稱譽人

皆笑之嘗爲金部郎中措置沙田蘆場於民不便降
監當至是用爲淮南運判避事逗遛不赴省部勘會
淮南運判莫濛已降指揮令星速起發之任專一隨
王權軍應辦錢糧經今兩月未見申發到任月日顯
是遷延有誤軍期有旨特降一官放罷就除向沟淮
南轉運判官填見闕仍專一隨王權軍應辦錢糧
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
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錡與之同臨淮岸觀淮
北之虜刪此字騎中使震悚錡曰劉錡唯有死報國家
耳中使曰上知制置忠義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
上爲宗廟社稷俯爲生靈同率將士共濟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軍事陸廉棄城走
完顏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廬州入和州路先令萬
戶蕭琦以騎十萬自壽春渡花靨鎮由定遠取滁州
路占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漸侵曲亭瓦店先以
百餘騎直犯改作趨清流關亦復回翌日又以數百騎再
犯改作至清流關復回翌日又翌日遂長驅入清流關直
抵滁州知州陸廉棄城遁去金人所過不殺人不放
火不虜掠財物或見州縣人則以好語相謂曰大金
皇帝行仁德不須懼怕今給汝公據可以互相說諭

各安業在水口鎮之西有金人遺火燒民居草舍一
閒立斬之仍揭榜以令過軍初轉運副使楊抗令州
縣鄉村臨驛路十里一烽火臺下積草數千束又令
村堡居民各置長槍里正里長催督嚴切人甚苦之
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無馬草爲窘急而十里閒
得草數千束又村人皆棄槍而去金人入境悉無槍
杖乃盡取村人所棄者自是人皆謂楊抗與金人有
密約眞奸細耳雖甚辨者亦不敢以爲非是
十三日壬子御營前軍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
四州宣撫使吳璘奏收復秦州

吳璘報至上曰金虜改作人無故敗盟四路出師朕之
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
信順之助可使吳璘存撫四民令各安業以慰壺漿
向化之意內爲金國簽起從軍之人務在優卹其家
毋令重擾一應非理暴役虐用刑戮等事一切除去
宰相陳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日一方
之人喜見漢官威儀上曰何止是完顏家兵極暴吾
民脫去湯火如解倒懸此皆卿等指蹤之效康伯奏
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
下自此始矣

荆襄成閔淮西王權俱奏勝捷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據知襄陽府郝晸申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賊（改作人）全裝軍馬約五千餘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十人於本軍上水北門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鬬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斫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官員無虞委是勝捷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奏臣統率諸軍自壽春縣界（首與虜酋改作金以重兵連日攻打及經大戰殺死番賊（改作甚多）大軍至和州城下臣分布諸軍人馬披城擺陣與賊（改作之）相拒臣召募敢死二千餘人令統領官王宗楊宣分頭管押夜劄賊（改作其）寨（先劄中番賊刪此二字）大寨相射厮殺閒其第二寨知覺亦向前來與官軍互相厮射血戰至四更殺死番賊（刪此二字）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劉錡退軍備江

劉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載甲士以弓弩相射已數日壬子自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米數布袋有驢一頭錡曰此探水

遁走渡江止於江陰軍

十五日甲寅劉錡發兵渡淮與金人戰

劉錡屢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卻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歿者千餘人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十七八

金人寇改作攻襄陽府樊城

吳拱新変鄂州都統制職事乃戍於襄陽府襄陽顯望拱至及拱到襄陽無戰守具乃欲退入萬山山寨

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過舟舟約有五百餘艘皆至清河口出有載糧食往濠州者有載檄犒之物取楚州之維揚者上水牽挽甚速錡與諸軍方視之忽承金字牌報淮西虜改作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

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遁走至江陰軍

遺史曰楊抗字抑之貪沓詭激之人也敢大言喜輕易談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功以胡深爲都統領抗隨劉錡軍於淮陰見清河口與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遂棄其軍而去

或襄陽失守則入川而諸軍皆詢詢不定朝廷令拱遣兵防護武昌一帶津渡拱聞命卽引兵回鄂已退軍矣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責拱俾亟回襄陽而自發鄂之餘兵悉戰艦張聲勢進戍黃州拱復還襄陽悔其不得還武昌常褊躁不自安憩泊猶未定是日金人數百騎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方繫浮橋未畢金人不得渡拱乃登城漸出禦之安撫使郝晸方見客罷入宅堂矣有虞候者登其堂厲聲呼曰番改作金人已到城下安撫且出來晸聞之遂登城轉運判官姚劭亦登城時城中諸軍攢隊伍者已甚詭不可整又士庶奔馳於市者如沸羹相次漸出兵渡江至樊城下與金人相遇金人少卻官兵稍進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死者無數是時拱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驚惶者方息是役也以大獲勝捷聞軍中謂之樊城功賞統制官張平在襄陽未嘗出城亦以奇功就武功大夫上轉中衛大夫

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沒統制張訓通殺獲相當

吳拱守襄陽除招討使兼鄂州都統制左軍統制郝晸帥襄陽代吳拱兵赴荊南都統制李道運代姚劭缺

虜改作金帥劉葦部領番漢兵號一十五萬來攻荆襄先取光化十月十四日夜牛首鎮莊家詣襄陽報見二三渠帥其二著柿黃其一著白領兵來鎮中王總管宣屯兵西門外三人來報者繩索登城傳報招討招討疑其尚留光化不設備次日虜改作金騎三千攻樊城仍奪樊城浮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摧缺浮橋未成先是戍樊城者一二百人副將翟貴部將王進統之以護浮橋統制張訓通領百騎巡綽虜改作金騎忽至自鄧州路來至長店與張訓通騎兵遇虜改作金樊長店合戰別遣兵取樊城直抵浮橋翟貴王進領兵出戰我師敗二將沒士卒半掩入江中吳招討以四船渡師風甚不能到岸至晚虜改作金騎退張訓通騎卒殺獲相當

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

劉錡既承金字牌令退軍備江又聞淮西王權之軍棄廬州文移不通且金人在淮西相持其勢益盛壬子發傳宣撫問中使回乙卯會諸軍自楚州寶應退軍淮甸之民初恃錡以安及聞錡退皆倉卒流離於道路錡單馬雜行於其閒乃諭之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爲然遂徐徐其行

故死於路者十六七

勸諭富民助軍

戶部狀伏覩國家多事軍旅方興主上既出內帑以賞軍輔臣又辭大賜以節費經常有限用度浩瀚凡在臣民孰不興念在昔人所謂智者獻謀勇者效力今是時也唯是富人巨室久擅高貲豈不能懷忠抱義若卜式有助國家者儻朝廷有以激昂則用度可以無乏欲望朝廷明降指揮若有肯損家貲以自獻者州縣受納隨便犒軍以其數上聞朝廷當因其多寡而等第推恩則上無橫斂之名下有效忠之實公私皆便似爲可用若曰拱手坐視漠然無意其亦何顏必有議之者矣奉聖旨令戶部行下諸路州縣出榜曉諭如首先獻納人保明取旨優異推恩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四校勘記

統押甲軍五千餘眾（脫甲軍二字）今經兩月（今經誤作經今）吳

璘遣統領官劉汜等領兵掩殺賊眾退走入城尋分布

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秦

州除撫存軍民外捉賊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干

戶明威將軍乞求鬧將官奉信校尉寶登金人大郎君

二郎君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

及捉到賊兵活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頗多莫知

其數（脫吳璘至此一百二十九字下乃接吳璘報至云云）朝廷以金人昔歲常

自光黃擣武昌渡大江擾江西遂令拱遣兵防護武昌

一帶津渡脫以金人至遂字共十九字此段應另行誤連上條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五

起紹興三十年十月十七日丙辰盡其日

十七日丙辰金人入廬州以康定山知廬州紇石烈改作赫舍哩同知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椿會兵入城殺康定山紇石烈改作赫舍哩復廬州

合肥野叟楊廬州忠節錄曰公姓楊名椿字德元大梁人沉勇有謀器擢自左班行門蒙恩擢修武郎特添差廬州駐泊兵馬都監辛巳冬十月虜改作金主親擁眾酋刪此字犯改作攻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

康都統制王權屯廬州先領本軍棄城而走公同本
州兵馬都監騫福在城往來巡邏安撫龔濤請公幷
騫福議事濤云江州都統戚方將帶軍馬於九月下
旬棄光州已過大江池州都統李顯忠部領軍馬亦
棄安豐軍往峽山路渡大江適來本州探稱番改作金
兵不知其數已在本州北門外離城二十里地名白
馬廟下寨濤慌急意欲遁去因言濤今將帶本州人
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事務委椿權州事椿白濤曰
椿今獨員在城守禦並無人從欲乞撥安撫司效用
一隊椿守禦候番改作敵兵到來與之血戰以報國恩
濤言不須如此公後生腳手輕快且自看勢頭公見
此言再白濤曰椿元是殿前左班行門累對御試武
藝中選蒙恩特充前件差遣今邊事不甯委椿權州
且番改作金兵未有一卒到城望風盡走今椿既權州
事虜改作金主若竭國而來椿當竭節盡忠不敢棄城
遠遁濤聞公言大怒曰公自理會濤棄城遁走公獨
員權州揀選强壯及根刷招募諸軍逃走兵效用公
部領往來巡護州城十四日有番改作金兵全裝軍馬
不知其數於廬州城外往來圍城公度勢力不加遂
領兵卒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流河駐劄遂急募本地

兵沿焦湖團結水寨鄉兵總首陳彥等二百人守中
洑河口有效用秦寶報今月十七日番改作金兵已壞
巢縣龔安撫隨行軍馬千餘人盡皆潰散遂親往巢
縣招集潰兵二十九日有安撫司潰散效用軍兵四
百餘人數中有馬軍效用一百一十二騎公卽時勸
諭招募盡起發往中洑河口駐劄陳彥具言前月十
五日虜改作金主大軍到廬州在州之東北離城五里
屯御寨旋築土牆城一座新築井一眼供御水至十
月十七日虜改作金主入廬州觀看詣諸寺廟燒香駕
回市中下馬喚在城內外被虜守屋百姓數十人親

自撫鄙曰今不令軍損壞爾等若我軍壞一箇南民
我卻殺一箇軍每人賜銀十兩慰勞令各從便歸業
虜改作金主撫鄙罷回御寨至二十日虜改作金主提簇
御軍前去和州今廬州只有二萬番刪此字兵係是女
眞正兵一名頭領授淮南路招撫使康定山又一名
同知紇石烈改作赫舍哩今見廬州四城門出榜召募本
州逃移老小限一月歸業其諸山水寨聚結逃避之
民聞此榜日夜入廬州與賊改作通買賣如同一家兼
以沿淮數處逃移民社鄉兵強壯動以萬計隨身各
有長槍紙甲軍須器械將帶老小牛馬約數十萬見

在中泜河以南舒城縣及廬江縣等處屯駐各無糧
見行作亂道途不通恃强爲勝刼奪牛馬殺而食之
番改作金帥康招撫聞知多出榜文令百姓强壯者數
齎榜往舒城縣等處召募沿淮逃移民兵歸業聞說鄉
兵緣無糧食皆欲順番此字改作金人公見陳彦等所說急
以所募民兵八百餘人先差效用岳孝忠部領三百
餘人赴上泜河口守把又差宋再興部領三百人赴
中泜河口守把並不放人過往公慮合肥以南無爲
軍及舒州等處州縣居民無人保護及沿江一帶數
百里關津渡處最多無人拒守恐鄉兵泄漏與賊改作敵
指路遂急緊把斷兩道河口要處公又見諸山水寨
團聚民社鄉兵日逐入廬州與賊改作通買賣恐泄漏
公一行人馬虛實公急部領敢死民兵二百一十七
人渡中泜河廬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潛領民兵孫
彥等二十人各將帶火種並隨身器械於當夜四更
到廬州廬江東門角踰城入取麻麥空地徑赴州倉
發火焚燒倉厫糧米就倉所殺死番賊改作金營二十六
人從舊路復出再於初五日夜領民兵二百一十七
人赴廬州門外五里岡等候月落二更以後從廬江
門西壁踰城入州其賊改作金人自城門內每五十步擺

布正軍作鋪把截街巷公等隨鋪掩殺之其賊（此二字改作敵）不相救援共殺一十七鋪在（四字改作巾）（删此字）城屯住番賊（删此）驚亂當夜殺出盧城死者不知其數及奪戰馬五十四匹四鼓歸中洮河駐劄緣此隔絕諸處山水寨人民自後不敢入盧州與賊（改作通）買賣當月二十日忽有乞丐張貧子自盧州出城來至中洮河口詢問盧州番家（改作金營）事體貧子乃言番家（改作金營）正軍內有一千餘人患病死損甚多緣爲今月初四日初五日夜楊權州入城殺盡擺布番（改作諸）番家（改作營中）軍馬全無糧草日夜驚憂防護甚緊其番兵焚燒倉厥

（删此字）帥康招撫與紇石烈（改作舍哩）赫聞知中洮河以南一帶有山水寨及有團結鄉民老小聚糧食甚多同知紇石烈（改作舍哩）赫定於來日領正軍出盧州門往中洮河南盡剗虜諸寨團結老小糧食公聞此說即率民兵踏路險阻要處預先擺布差岳孝忠等六十一人在中洮河以北盧村內埋伏又差馬軍趙再立領兵七十三騎於盧江門外二十里店草垛後埋伏公親領步人强壯者七十一名近盧江門外十里店向南大路阜角寨兩岡下伏藏乃遣效用胡亮伏宣二人於盧江門外三里岡綽望胡亮未久聞賊（改作敵）至

阜角寨下公分部領埋伏兩下掩殺其趙再立馬軍隨至應敵番改作金兵頭領紇石烈改作舍哩赫中箭退走其餘番刪此字兵皆潰公乘勢追殺至盧州城下賊改作敵乃入城閉門不出時斬首四十四級奪戰馬二匹驟子二頭生擒女眞刪此二字二人連器械等公即往中字改作其大隊頭領招撫使康定山騎高白馬頭戴阜氈笠身披阜氈擁出衆軍之前公見縱馬向前刺康招撫墜馬而死同知紇石烈改作舍哩赫急領餘衆奔縣橋路遁走公乘勝率兵襲之賊改作金衆敗走公追至白馬廟以北賊改作軍傷死者相屬生擒女眞刪此二字九人並復奪盧州公復募盧州縣鎮鄉村聚落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過旬日內盡皆歸業公權州保全生靈不至肝腦塗地陰德及人多矣未幾蒙朝旨知舒州張淵權盧州安撫使張淵以公復奪盧州獲捷事件申奏於朝時諸路都統將帥愧已無功陰賂有司抑遏不行吁公雖有以寡擊衆之勞爲江淮保障超越

乎張巡許遠而不蒙褒賞惜哉

野叟續錄曰隆興二年虜改作金眾不滿三萬再犯改作攻長淮當是時主師如韓津如頓遇如孔福皆望風而遁韓棄合肥頓棄壽春孔棄濠州沿淮居民盡遭驅虜流離死亡相踵於道路者以楊公任滿解印而去民之傷感無其人也吁不見其害孰知其利不見其劣孰知其優不觀韓津輩之失節孰知楊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興二年韓津之戾而追思紹興辛巳楊公之恩老稚懷慕欲圖報之而不可得乃續其遺錄以傳於後異時秉史筆者得采其

遺錄以記楊公之傳庶幾不沒其實焉

邵宏淵六合捷報

親衞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衞步軍司左軍都統制提督諸軍策應軍馬邵宏淵申近准制置招討使司指揮提督人馬前去淮西策應王權等依應先次統率左右兩軍於十月十七日到眞州宿泊閒探聞得金賊改作兵邀截道路遂差統領王宗鄭彥孫超將官晁江等於十八日統押左右兩軍五百人騎前去巡綽硬探去後今據王宗等申當日申時約離六合縣東十八里逢見金賊刪此字馬步軍馬五千餘人分布

前來施放弓箭迎敵官軍宗等遂賈率士卒戮力血
戰至酉時殺賊改作敵敗走趕擁入河不知其數委是
獲捷
知興元府姚仲鳳翔府蓋屋縣報捷
御前知軍都統制和州東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姚仲
奏差使臣王俊將帶人兵齎朝廷降到文榜前去陝
西招集忠義人偷刦賊改作金寨收捉金賊改作營活人
體探事宜去後今據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經過陝西
鳳翔府蓋屋終南兩縣南山存撫安民樂業二十日
到蓋屋縣界地名東洛谷口一更以來將賊改作金兵

堡寨攻打有北界人兵趙順等開門歸降俊當時帶
領人兵前去招誘蓋屋縣有王博事女眞此二字改作金宣
威將軍姓禿丹改作圖克坦名撒合改作素赫終不聽從俊將
一行人兵親擁攻擊上城奪開東西南門有宣威將
軍撒合改作素赫帶領兵前來迎敵俊激論一行人兵鏖
戰至天明殺死賊兵人馬不知其數捉到宣威將軍
禿丹撒合改作圖克坦素赫并偽皇親完顏搭鶻改作達呼漢兒
軍亞疴三世奴婢改作額爾克諾爾布斫屬買叙寨改作所屬
小戶因住兒改作賽音珠爾等并奪到撒合改作素赫所受宣威
將軍誥敕并偽皇親搭鶻改作達呼宣敕共七件官倉場

庫務印記四面戰馬弓箭槍刀金鼓旗幟等有捉到
當夜本縣備戰一百餘人并係隨撒合改作素赫鬬敵之
人除將捉到撒合改作素赫等見行申解外委是獲勝捷
統領姚興及金人戰於尉子橋殺於陣
完顏亮在壽春欲渡淮繳浮橋已成邏者獲王權軍
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以實
對曰在廬州又問權有兵多少曹司曰有兵五萬亮
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
回與權權得書繳奏且聞虜改作金已渡淮河遂自廬
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相疑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

遇金人騎兵金人未覺白旗子乃避於路傍見虜改作
金人十數騎而已白旗子相語曰此亦硬探者也我
輩占地勢埋伏俟其回可以盡數殺眾遂伏於路傍
林中既而虜此字改十數騎改作騎果回眾皆出虜此字改作金騎不及
逞爲白旗子所掩殺死者七八人生擒三四人解赴
權問其虛實皆不應有都濠寨一人嘗隨兀朮改作烏珠
渡江者也權與之酒大醉遂泄其語曰大金起兵六
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
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淮西以三十萬隨主來三十
萬中又分爲三十萬出戰十萬護帥主十萬奪渡口

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金人以鐵騎追及於尉子橋統領姚興麾令拒戰金人直衝官軍興率兵入陣力戰親出入者數回副統制戴皋率軍馬下路以避不援興興遂死之日已晡權遣親隨軍來策應金人乃退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破敵軍統領右武大夫姚興十月十七日隨王權與賊改作敵戰於尉子橋以兵四隊當虜改作金陣數萬眾鏖戰數合手殺數百餘人以援兵不至於陣戰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尚當議旌賞以激士氣爲天下忠義之勸臣已差參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賜賻奠開具陣亡將士姓名保明推恩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先欲將姚興贈觀察使除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員仍許奏異名并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別於戰場立廟從之

姚興贈官告詞敕執干戈而衛社方資敵愾之忠捐枹鼓以忘身宜厚恤忠之典右武大夫武功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姚興材全果毅資賦勁嚴憤蛇豕之陸梁改作當虎豹之憑陵鼓貔貅而搏戰所提不滿於一旅奮勇何啻於萬兵卒拒其鋒遂殞於陣昇廉車而加禭

屬孤子以推恩莫歸先蔑之元宜立睢陽之廟舉爲異寵用寄予哀尙克有知歆此休命可特贈容州觀察使

先是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爲自安之計錡再檄權住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都潔漕使李若川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虜改作金人犯改作至淮得以維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懼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眾使退虜改作金騎至尉子橋始遣統制官姚興一軍三千人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於王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殊無援意興勢雖欲卻然猶殺賊改作力殺數百人擒其卒而回會賊此字改作金營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是後不復更與賊改作敵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爲數月計權志不在守乃詣眾曰已得金字牌聖旨令棄城守江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奔采石渡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五校勘記

新鑿井一眼（鑿誤作築）及奪到馬五十四匹（脫到字）蘆林

內埋伏林（誤作村）兩岡下伏藏（岡字衍）

先欲將姚興贈觀察使（欲字衍）繫浮橋已成（繫誤作繳）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

起紹興三十年十月十八日丁巳盡二十七日丙寅

十八日丁巳擇日以興師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丙辰降旨金人敗盟朝廷不得已而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等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尚書省約束將來視師

丁巳降旨將來視師經由去處排辦頓遞修治道路不得過爲華飾勞民費力三省行下約束如有違戾

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十九日戊午詔遣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兵部郎中馮方咨議軍事檢詳諸房文字洪邁主管機宜文字

遣史曰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以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義問奏差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主管機宜文字右通直郎知吉州廬陵縣葉行已保義郎新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驛程徐格幹辦公事義問再奏今照得前後宰執出使郎官已上多充參議洪邁馮方乞改充參議軍事

太學生直學宋苞上葉樞密書

書曰某聞漢文帝承積累之休中外帖帖無事而洛陽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書所以達文帝者河南吳公先之也今日虜（改作金）人移都中原意在叛盟東南二百州生靈之命垂於日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猶以一縷係千鈞之重此何止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某蒙被教育幾二十年於此憂國之計反不如洛陽一書生固無以自容於天地閒閣下居本兵之地國之安危所係今天下豈無策士可以贊

廟謨者而閣下達士之心獨讓河南一吳公乎某竊
聞虜改作金人窺伺東南之意三十年矣往者頓國來
寇改而來其志非止於利吾歲幣也及柘皋之戰諸將
以死鬬順昌之圍劉錡以死守彼之精兵銳卒死者十
有九其約我以和者計誠出於不得已也朝廷失此
一機不知乘勢滅賊改作北向以圖恢復之計而乃追還
諸將甘心議和一時執政大臣偷合苟容爲甚至其
說稍有異已者排擯誅戮無所不至諸以歲幣而輕
與之和固已墮虜改作金人計中矣和議始定聞彼之
主謀者舉酒相慶曰吾勢未張戰未必勝姑與之和
而坐得重賂且可使之自困吾計今得矣款以二十
年後東南諸將非老則死西北兵馬銷鑠亦盡至彼
用浙兵騎廣馬則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
知虜改作金人今日之舉固已醞造於二十年之前矣
朝廷不悟此意歲損東南數百萬以益之謂虜改作金
人眞與我和也父兄之讎遂日置而不問軍旅之議
不至於廟堂者凡幾年矣彼國日富吾國日貧彼備
日張吾備日弛吾之强弱彼誠有以料我矣前日去
上京二千里而移居中京今又去中京二千里而居
我舊京夫虜改作金人豈輕遠巢穴改作北漠而安居中土

者哉蓋其三十年窺伺東南之意而其形已見於此矣朝廷尙且未悟和議之果不足恃去歲侍從館閣之臣論及虜（改作敵）情者隨以斥逐而防守之計漫不經慮是又信虜（改作金）人眞爲巡幸而無敗盟之意也謀國如此不已疏乎今聞使者在廷口傳虜（改作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來議事此其意又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情以啟釁我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借使今日割某地遣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謀可以全吾二百年生靈之命在朝廷亦不足甚惜漢

東江北之地既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吳蜀二三用事之臣既遣矣他日又邀我之親王朝廷能繼之乎否則能保虜（改作金）人之不來乎又聞其使者初見之日殿廷閒已殺其禮止令驛中賜宴則是朝廷雖盡從今日之請而此事已忤其使者之意亦足以生釁矣況今日之請決不可從而可以生釁者非止一事也釁端已萌勢不可掩和議已叛勢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銳鋒乎爲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改作背）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强且可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

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
儲以賂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貪惏無厭求
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地將釁我也汝欲戰吾率三軍
之士以與汝周旋若無名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
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
告中外曰金虜（改作人）板蕩我中原墮毀我宗廟屈辱
我兩宮發掘我陵寢屠戮我生靈吾與虜（改作金）不戴
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閒卑辭厚賂以饜犬
羊（刪此二字之）其（改作其）欲者吾非憚於用兵而忘此讎也上
則以期兩宮之復下懼其殘吾西北之民耳今兩宮

北狩而不復四海之所痛憤而虜（改作金）人又據我舊
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漢要領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
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東南之民未知死所天
怨人怒至此極矣吾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讐下雪
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以和議者無問存
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
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
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
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
髮衝冠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

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爲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
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而下以
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殿由郎曹而下以
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
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
籌畫必定於浹旬之間以解東南倒垂之急以慰西
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邵宏淵及金人戰於西府橋

金人萬戶蕭琦取路滁州至瓦梁橋滁河不得渡執
得土居百姓歐大者問之曰以何法可渡歐大因記
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
至瓦梁盡折民舍作浮橋至是恐金人亦折民舍作
浮橋也乃荅之以有路自竹岡鎮可以徑到六合免
滁河兩渡金人從之令歐大引路至六合而放回金
人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奔竄是日金人犯（改作）至
眞州邵宏淵方酒醉聞報大驚率衆相拒於西府
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
多死城中百姓老小盡已驚移惟有看家强壯猶登
城以觀者正爭橋閒金人載草掘土塡河以渡三將
官皆戰死宏淵顧金人已塡河得渡率親隨軍人入

虞之譽矣

劉錡至揚州

劉錡退軍至鄧伯鎮已聞金人犯（改作攻）眞州謂揚州無官吏矣遲疑未敢發會探者回報見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眞州而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劉澤澤以城不可守謂當退軍瓜洲錡令諸軍甜歇徐圖所向

二十日已未金人犯（改作攻）滁州

王彥克商州

金州都統制王彥發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諶等收復

城掩閘以拒故軍人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於揚子橋金人不追既陷眞州不入城乃出山路犯（改作攻）揚州

遺史曰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未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遣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鬨然爲之語曰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番人（改作北軍）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眞州力戰番人（改作北軍）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慶戰出入數四血汚滿體其力戰迎敵之譽起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堂於二州可謂不

陝西州縣丙辰得豐陽縣戊午得商洛縣己未克商州獲僞知州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戶信武將軍渾達拜男七斤（改作歡塔巴納齊）錦金人涅合（改作聶赫）番人楊大首金人阿羅（改作阿曾）安達大將軍阿華拜六三（改作古博囉）番人劉春金人高婁石（改作羅索）高受僧望于（刪此五字）通事郭十一李全部落等知建康府兼行營留守張燾至建康府

金人敗盟落張燾致仕再起知建康府燾聞命上道時金人傾國南侵自合淝徑趨歷陽人情洶洶燾以戊午至當塗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已未入建康建康居人驚移而去者十已五六燾既到人情稍安

二十一日庚申王權登車船渡江葉義問朝辭楊存中爲御營宿衞使

二十二日辛酉金人入和州

王權以姚興戰歿和州不可守乃退渡江南是時金人已及近郊猶未知權棄和州而退軍也未敢逼城後軍統制韓林最後出和州乃縱火城中軍亂喧譁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奪和州入之虜（改作金）兵陷和州城中糗糧儲峙器械輜重盡委於賊（改作敵）

虜改作敵乘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及爭江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兵棄甲抱蘆東葦浮江而過得生者十存四五浮流而亡歿者又復二三深可傷痛

二十三日壬戌劉錡退軍瓜州

先是邵宏淵西府橋失利毀眞州閘板循河而軍金人自山路徑犯改作趨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又退在揚子橋南毀板而渡揚州居民皆傾城而奔壬戌劉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折民屋爲浮橋諸軍過絶卽毀浮橋由河東而去錡令諸軍未至瓜洲七八里而陳火頭輜重悉先往瓜洲

淮東安撫劉澤棄揚州走

是日劉錡以諸軍出揚州劉澤謂城不可守亦棄之而去奔於泰州漸往通州渡入平江府眞和諸州退保則有公吏相隨具申到朝廷唯揚州無一字到朝廷亦不知揚州移治去處

以用兵詔避殿減膳

詔曰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改作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
約束將來巡幸
降旨將來巡幸進發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
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依舊留臨安
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卽申行在所
都遇權發遣濠州軍州事
完顏亮舉兵知濠州劉光時率濠州之官府居民悉
移於橫山澗寨州差到成忠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
副將都遇守把亦隨光時在山寨至是光時被召遂
以州事令遇權之既而朝廷亦令遇權發遣軍州事

二十四日癸亥韓之純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韓之純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
嬉遊娼家好爲淫媟之語又刺淫戲於身膚酒酣則
示人人爲之羞而不自羞也知漢陽軍不爲吏民所
欽重汪澈以中司宣諭荆襄之純諂奉之澈問湖北
漕臣李棠財計事李某儒者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
財計則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知其然之純嘗爲湖
北總領司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閒見澈具言
湖北財賦澈大喜之純乃諷漢陽士人詣澈舉其才
許以重酬澈果薦舉之純除湖北運判塡見闕有贓

敗失官人王訓者居於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結託總漕兩司屬官時復羣飲於訓家訓出羣娼以奉之污穢靡所不至兩司公事獨訓占斷請囑鄂州人呼訓家爲淫窟又呼爲關節塌坊之純爲總領司屬官時常往來訓家至是惟訓晝夜無閒至此交通關節請囑公事紛紛矣

二十五日甲子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湯鵬舉復資正殿學士知太平州星夜之任並不許辭免

二十六日乙丑員琦大敗金人於阜角林

金人已占揚州癸亥追逐劉錡有與官軍相遇者官軍拒退之乙丑金人大軍來爭瓜洲渡左軍統領員琦相拒於阜角林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退去初琦監潭州排岸司錡知潭州唯信用琦後錡移荆南琦亦隨行中用琦爲提轄衙兵錡移兵鎮江都統琦亦隨之及錡爲制置使乃用琦爲左軍統領阜角林之役遂殺敗金人琦白脩武郎轉左武大夫招討使劉錡申將帶軍馬見在揚州瓜洲鎮控扼水陸兩路於十月二十六日卯時以來探報得金賊改作攻兵數萬係高萬戶統率犯改作攻揚州界地名阜角林前來衝突某即時親率軍馬迎敵先遣左軍統領員

琦將帶親隨馬軍自卯時在阜角林至揚子橋灣與金人大戰員琦下馬死戰二十餘陣首先破敵掩殺金人入運河及湖內約三千餘人金賊（刪此字）又添生兵勢力加重某又遣遊奕中軍兩軍前去併力破賊改作敵某再率諸將誓以死戰自卯時至申時殺敗金賊改作兵橫屍二十里活捉到番（刪此字）人及奪到番（刪此）四字馬弓刀旗槍器甲斫到首級不計數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出榜曉諭

劉錡捷報到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可令宣撫問幷賜茶藥藥器皿金五百兩銀七萬兩

徧犒有功將卒等朕不得已興師使人人能如此向前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遺史曰是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於一報亦可憂督視葉義問見報捷有金人又添生兵顧侍吏曰生兵是何物遠近聞之謂督視樞密尚不識生兵而司三軍之政可乎當時謂之去源樞密

督視葉義問抵丹陽館

二十七日丙寅劉錡還鎮江府分兵渡江

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諸軍之心不固乃

遣人自鎮江取其妻子居於瓜洲以安眾心諸軍火頭有在江南者以舟船送糧食丙寅有金字牌到軍中召錡專防江上錡遂渡江歸鎮江府乘肩輿褰帷露面入鎮江府人見其瘦悴皆有悽慘之色錡肩輿前使人撫諭居民不須驚惶各歸家照管老小見留大軍在江北迎敵決可無虞其子無馬使人背之而行先是錡以王權淮西失利則淮東孤軍有腹背之敵恐不能守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劉汜等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以扼賊是時劉錡已病神氣尪瘁坐起不得行以兩人扶掖行府差李橫代劉錡

趙撙敗金人於蔡州殺萬戶楊總管克蔡州

趙撙在信陽軍也聞金人已寇（改作至）淮西撙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乃以己未渡淮庚申下裒信縣壬戌至新蔡縣女眞（二字改作金）令佐率眾迎敵撙一鼓破之獲偽令佐械送行在犒其軍而進甲子下平輿縣丙寅柵於蔡州南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陣方成列出虜（改作其）不意於宿草乘風縱火鼓噪而進虜（改作金）眾披靡撙呵止之率親兵衝擊斬其大酋（刪此二字）萬戶楊總管得其名馬精甲餘兵潰散奔入（蔡州）蔡州軍吏言簽軍助虜犯（此二字改作金人拒）官軍應誅滅撙曰此皆王

民出於逼脅非其樂從也皆不問整眾而入約士卒
秋毫不得犯蔡攸老焚香出迎見王師感激至泣下
命張彥達攝州事撙提兵追攝至上蔡虜此字改作金兵方
蓐食聞軍聲亟遁去時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成
閔徙屯應城得撙捷報即馳奏行在且命撙提舉諸
軍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吾與虜不共戴天之讎脫其字　虜兵陷和州至深可傷痛一本虜兵陷和州五字提行下城中糗糧儲峙一段另行在淮東安撫劉澤棄揚州走一條之前此係誤簡　有廬州差到成忠郎閤門祗候脫有廬二字　錡用琦爲提轄衙兵錡誤作中　可令宣撫司問脫司字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丙寅盡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詔戒飭將士

詔曰狂虜改作金人不道荐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累至俘獲踵旋尚慮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獸雖困而猶鬬蠆有毒而可防凡我將士率茲有衆益務整肅軍伍料理甲兵申令戒嚴蓄威養銳雖折衝於千里期制敵於萬全天下本爲一家豈貪

尺寸之地孽胡改作北軍亡在旦夕當以殄滅爲期咨爾六師咸聽朕意

李寶敗金人於陳家島

先是有劉忠虎温皋趙開李幾四人聚衆於京東與王世隆合共攻成陽軍成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僞改焉李寶泊於東海縣忠虎等遣于琦等四人詣寶軍納款請以兵相助寶遣騎兵同四人往仍借補趙開等四人修武郎于琦四人各借補承信郎寶進船至膠西聞忠虎等圍成陽軍是時金人屯駐兵皆趨江上成陽軍雖空虛猶堅守忠虎等說京東百姓曰金人盡趨江上老小獨留而所在兵起皆爲大宋之應何不乘此時殺其老小以圖康靖於是京東之民盡殺金人老小唯沂州倉山冷水營有屯駐金人五百騎故成陽軍遣詣倉山告急金人盡發五百騎解圍成陽軍趙開等皆散去世隆者耿京下馬軍將也乃率其馬軍駐於日照縣二十里寶軍中提舉一行事務曹洋借民馬同小吏徐堅兩騎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洋以世隆見寶令作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數日趙開以其衆至洋與寶議亦授趙山後都統制俄金人自膠西出船皆獨桅用夾油絹爲颿約

千餘船其勢甚盛兵部尚書右副元帥蘇寶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爲副各分部海船完顏亮令十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了大事遣阿虎改作阿古來江上迎報泊於陳家島寶泊於石臼山兩軍相望三十餘里而日起北風寶等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人迎軍降又有大漢軍節次來降大漢軍者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與洋問之盡得北軍虛實捷勝軍統領官馮湛請海船十隻自立功洋察湛有懼怯退走意不從洋請以甲寅進船迎戰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眞改作金兵在船中唯匍匐而睡不能動雖眾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遇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敵氣沮而止癸丑洋祭風是夜風猶未順四鼓洋命擊鼓令將士皆飽食已夜漏將盡洋命起碇進船風猶未順眾有難色方鼓行良久南風漸應順風進舟將士皆懽噪踴躍洋先以所乘舟直犯虜改作人金船以火箭亂射船中已有火起者倏忽火大作官軍舟船皆到火箭亂發虜改作金船皆油絹爲颿故火勝愈熾金人被焚相與投海而死者不啻數萬人洋賀寶曰皆公之力也點校舟船而馮湛已背陣而去

既而王世隆趙開等皆來遂令趙率其眾旁海而行以世隆在舟中至海州世隆馬軍尚有七八百留在海州以世隆赴行在浙西總管李寶申十月二十七日將一行官兵海船到密州膠西縣地名唐島逢見金賊改作人海船六百餘隻乘載女眞刪此二字二萬餘人大漢軍一萬人水手四萬人於唐島以來應諸浦口至膠西縣水路二百餘里連續使風入大洋向南定日尅期以取杭州寶親率海船當賊改作其要路分布衝擊乘風掩殺自早至二更以來殺至膠西縣港口殺死女眞刪此二字渤海下添諸字軍不知其數其船被風勢緊猛颶颺靠岸風浪打損及因入船與賊刪此字戰鬬損壞遂行焚燒了當三晝夜二百餘里煙火不絕全獲勝捷其金賊改作人殘零船數十隻寶亦使風趕趁百里戰殺過膠西縣以來其船被風浪損壞海道上下肅靜別無賊船改作船隻所有都統制押被亂軍所殺外取得銀牌幷銅印及原差海道官職位幷錄白元降征南指揮行程日歷眞本在前所有燒不盡軍令先會合六路策應李鐵槍下王世隆趙開劉敵雲孫贊收拾連綴應副萬人逐急披帶追襲走透上岸金賊改作人又差將官郭大用兵旗索橫王

德和部押諸義兵勦戮盡淨其殺死金賊改作人斫到首級更不收留外有活捉到女眞刪此二字渤海下添人字等內副都統制銅印及銀牌除已申具朝廷乞照會續又報都提舉事務曹洋獲活捉到金人頭首下項

榮祿大夫兵部尚書水軍都統制蘇保衡驃騎上將軍益都總管副都統完顏都察神鋒總管輔國上將軍密州節度使蒲輦改作佛寧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雄州刺史阿兀改作阿爾威鎮軍總管昭毅大將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鎮軍副總管御前行宣大將軍高什宿殿小底改作達爾武發大將軍都水軍使無名姓

二十八日丁卯鎮江府通判陸謙之以託疾避事放罷戶部侍郎劉岑等劄子勘合近承今年十月三日聖旨指揮令戶部委官前去點檢椿管朝廷錢糧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申取朝廷指揮重作施行數內建康府椿錢糧委鎮江府通判右朝奉郎陸謙之照應已降指揮日下躬親前去點檢本部排日專牒本官前去仍具起發回任月日申部去後今據本官申稱今月十八日起發前去到東陽鎮忽爲痼疾發動除已再回任將理纔候痊可即便前去點檢申部候指揮奉聖旨陸謙之放罷

二十九日戊辰張子顏等輸米助軍

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子顏右通直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子正右承事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子仁左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宗元奏臣等伏覩王師進討竊慮兵食所須費用浩大謹以私家所積糧米一十萬石進獻朝廷伏望聖慈特令所屬各差人船前去逐庄交割今開具停米去處下項湖州烏程縣烏鎮庄一萬二千石思溪庄八千石秀州嘉興縣百步橋庄五千石平江府長洲縣尹山庄六千石東庄二千五百石吳縣橫金庄二千五百石儒教庄五千石常州無錫縣新安庄七千石宜興縣善計庄九千石晉陵縣庄二千石武進縣石橋庄一千石宣黃庄七千石鎮江府丹徒縣樂營庄二萬石新豐橋庄六千石太平州蕪湖縣逸菜庄七千石以上計一十萬石有旨令轉運司拘收

太學程宏圖上書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效命詎敢默默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虜改作金使之來桀驁

不遜宣言傳酋長改作金主之命姑以還天眷畧歲幣爲辭乃欲增割淮漢地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毀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邀將相則是欲奪吾之心腹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畧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醜虜改作金之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冀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戶外而索物於主人不得其物必無空返之理既決不與則刪是猶至此二十八字主人必有刪此四字改作國家不可無以應之可刪此字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者其先經務有四焉一曰畱使者以款虜改作金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畱使者以款虜改作金人之謀蓋虜改作金人南侵之計爲甚久而攻取之具爲甚備近日決意離舊穴冒長塗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眞請也啓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酋長改作其主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揭其皮而食

其肉（刪此八字作之刺骨）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爲之辭曰
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
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
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此
而不留恐我之所以爲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謀一
泄則虜（改作金）使今日回彼界虜酋（改作金兵）明日入我境
必矣夫所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
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
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
矣一旦思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
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
感激流涕爭爲之死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
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
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
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
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決意用兵而誣陷
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至於
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
非必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爲聖
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而埽地矣秦檜

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於虜（改作北）
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嗣
庶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返徇
虜（改作金）人之情而悉還之彼又何戀哉且其遣時如
赴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反虜
（改作金）之謀計策已就乃以諭檜檜意忌其功在已上
既匿不上聞私遣首者告之虜酋（改作北）庭遂致宇文族
誅使中原忠義之士南嚮吞聲而憤其絕望於我也
今者要令有司正秦檜之罪追奪官爵而籍其家財
追贈宇文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後

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爲檄文聲言哀切令
中書刊板詔告四方擇有深謀密計效死之士授以
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諭招誘思我舊
德之人約其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應擇
端慤服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游
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竊盜之徒俾各奮
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援陛下然後下
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厲軍士應敵所臨人
盡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改作强）敵蓋內有吾南民
義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閒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

退不敢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
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機妄勸陛下輕
易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也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
舉國長驅之勢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
兵已臨汝潁而其先驅已羅邊境此其意欲何爲者
使吾不先發則屯汝洛者直窺襄陽羅邊境者突至
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
淮失守則唇亡齒寒長江非所恃環海而東又有不
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
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
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
若尚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爲敵人所
有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之人將無所措
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之人皆謂國有謀焉故雖驅
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況四方奸
雄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苟示
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
必致之患儻從臣策爲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
徒可以坐消此患而爲此流者又將起而爲之助所
謂以寇禦寇刪此四字一舉而兩得之刪此字也夫所謂用

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者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燾胡
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
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耶五
路之失驍將之誅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
陣熟知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曉而又罪廢二十餘
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峭函之敗
非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覇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
遽棄之哉側聞浚於秦檜初死之時亦嘗上書言兵
事矣陛下試召而問之何以應敵何以制勝何以爲
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可也如或可用若何
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罪廢之久
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
考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
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望之況一浚未足道
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之以爲進退陛下試思之浚
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頹其利害孰輕孰重
願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
於胡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秦手亦天意有
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臺諫之任是必知無不言雖
當多事之時可無姦雄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說陛

下爲苟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夫詆忠直而慢事
功者皆屏息而不敢爲矣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
嘗親而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以籌國本斷國
論作天地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
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强弱不同
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以臣觀之爲是說者是皆
無謀以沮謀者也蓋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
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爲不謹玉
帛所遺不爲不厚今日虜改作金使請命方欲刈吾藩
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彼而致有是哉

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師直而壯
士氣百倍大兵渡淮南北嚮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
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强弱之勢不足憂也
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貪已功凡
百司庶府莫不畢備當此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
以學校一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公私一試費
以萬計官吏廩祿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權
省罷之未爲乏官廢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耳其他
冗費豈無百倍於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
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

餘臣等固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爲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爲矣前日和好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宮未還太后未返又恐虜酋改作金人肆其凶暴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爲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於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徒以事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爲復仇之舉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況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爲易也今觀虜改作金使劃我歲幣邀我兩淮其辭氣狠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決則歛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噬臍矣臣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拘留虜改作金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響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爲陛下言之大抵虜改作金人之情變詐百出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爲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吾國一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

以挫吾銳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虜改作金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要其所欲豈直歲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而已叩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爲鑒臣等激於事勢之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臣苟以爲可決而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七終

傍海而行（傍誤作旁）地名陳家島（誤作唐島）與販私鹽竊盜之徒（脫鹽字）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矣（脫矣字）可無姦邪之慮（邪誤作雄）皆屏息而不敢肆矣（肆誤作爲）